

样
湖
文
集

序

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梨所爲文曰梓湖錄者沒後二十
年思賢書局鳩貲重刻先謙獲與校讐之役迺爲蒐補散
佚得文如千篇爲卷十二而謹序其端曰自咸豐軍興楚
材輩奮而冒文正左文襄爲之魁士之有志名業者莫不
走軍壘依倚取通鼎先生與二公交密終身未嘗有所求
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謝不往以舉人 大挑司鐸
瀏陽意有不合卽自免去博觀載籍洞晰精微而於古人
爲文之道孤往冥會意量淵然常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
州城南白鶴山之呂仙亭君山之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
樂而忘返天容水色晴暈雨夕千態萬狀奔赴几席時或
扶筇而行揄竿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文
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曾亮時梅先生

方以桐城文派之說啟導後進其言由國朝姚劉方三君上溯明歸震川氏以嗣音唐宋爲古文正宗先生願謂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爲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蓋先生之文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爲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與吾楚近日功名之塗日開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留意敘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梓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梓湖卽水經湘水注之同拌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梓湖漁叟云光緒十九年夏五月長沙王先謙撰

吳君墓表

郭嵩燾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祖傳經用貲財雄鄉里父達德爲善益力歲歎貸貧民穀逾萬石不償有名湖湘閒至君自以文學起家自少讀書常兼人爲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見者驚歎以爲非常人年二十九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說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 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嬗爲正宗君少習爲制藝應科舉獨喜應試之文崇尚歸氏開歸氏有古文求得其書擇其紀事可喜者錄之裒然成冊不知其時尚也游京師有見者以聞於梅郎中於是君能爲古文之名日盛於京師而君言古文願獨不喜歸氏以爲詩書六藝皆文也其流爲司

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逸而
自言爲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
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說不以自居而視明以來
爲文者得失利病之數固無校於其心也凡君所得山水
之奇朋友之歡及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見聞所及瑰行軼
迹以資益其文之氣勢微吟緩步獨喜自負久之以大
挑選投瀏陽縣教諭旋自免去從弟士邁構九江樓君山
有湖山花木之勝君樂之爲堂於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
渚亭其左歲嘗自其家棹小舟載書策行九十里至所謂
九江樓者讀書吟咏於其中累月經時憑闌望遠雲煙淡
碧澄澈如鏡或時聞風濤萬頃雷霆之聲以發其文趣視
人世忻戚得喪無累於其心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此
君文之所以獨絕於人也君孝友恂恂貌溫而氣怡惠施

而博與尤篤於故舊所與交盡始終之義無相違異以所能引逮後進傾懷與之必及其成乃已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未幾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君生於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夫人何氏子三人念謀舉人安徽候補知縣宏基四川候補縣丞鏡蓉副榜先君卒女三人所著周易注義補象國風原指論語考異孟子考義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梓湖文錄梓湖詩錄通若干卷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曠然無忤於物而物亦卒莫浼有得於古人之風夫人苟有得於其心則常內自足焉以無願乎其

外視外物之至無加損益於其心也是以樂之終身而無
所歎君之於文其庶矣乎然觀其爲人益足知其文之深
也吾故表而著之以告楚人之能爲詩古文者某年月日
表

吳先生傳

杜貴墀

巴陵多樸實厚重之儒自爲縣以來更歷千數百年以古
文名天下而貴墀幸及親見之者蓋一人焉其姓吳氏其
諱敏樹其字南屏其居巴陵之銅梓湖其官由道光壬辰
舉人教諭瀏陽其生始嘉慶乙丑終同治癸酉其學六經
其文則宋代曾歐二氏之文而非一世之文也先生幼穎
悟從師受左國史漢諸書卽能通其意稍長爲詩與隣近
毛西垣孝廉相唱和時藝獨喜明歸氏震川旣得舉益專
意古文之學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方以歸氏古文鳴京
師而朱侍御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錫振諸人爲之先後
先生甲辰之年入都試禮部所序歸文別鈔爲瑞安項孝
廉傳霖攜去以達梅郎中先生由是有古文名鉅人多求
識先生而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與交尤篤然先生雅自矜

重功名形勢之地可借以收聲實者不以自浼嘗言人之
於古豈特效其文哉必行誼無不與合而後吾文從焉生
平辭受取與兢兢嚴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於可愧官瀏
陽小有不合卽自免去咸豐初曾公以侍郎倡楚南義士
東向擊賊天下賢豪雲附景從其率師下武昌也先生與
見郡西之岳陽樓從容道故殷殷詢兵事堅請與俱先生
不可卽別去終公之身先生不以私干先生體肥能飲噉
目光炯炯若有薄膚裹其睛而外突掌表瑩白而裏朱著
盪匪中若朝霞之映波接物莊而和與言必誠意所不可
則相對以默其人逡巡自去家有聽雨樓爲兄弟觴詠之
所弟卒遂廢樓不居於故舊終身不忘然不苟稱許獨喜
毛孝廉詩爲梓行之毛孝廉旣死子然無侶獨常徜徉洞
庭君山及城南之呂仙亭卒之前數歲大病而瘥因更號

樂生翁或貽唐製巾忻然著之跨小驢循行湖畔遇可畱
家則繫驢飲酒自譜小詞爲贈後竟以遊卒長沙當東南
初定先生棹舟金陵因以其間陟石鐘匡廬大小孤山遊
宴西湖回舟泊漢渚登余所寓晴川閣作重九而歸時同
治戊辰歲也其在金陵文正公館爲上客公幕府故多賢
豪而一時名流以公故多客金陵沿江諸營亦往往而有
聞先生至則皆相就交驩公貽先生詩章大江南北繼先
生和者二百餘人海內傳爲筵郃倡和詩筵郃者詩首尾
二韻上相吐握之勤文人聲氣之廣中興盛事蓋近今僅
見云自初識字無一日去書亦竟無一事累其學者論文
甚不取宗派之說謂當博取諸古書烏有建一先生言以
自域者厭薄時人以搖曳取媚爲歸體著史記別鈔以正
之詩主黃山谷造句矜慎而味醞深所手定彙曰梓湖文

錄曰杵湖詩錄曰鈞者風嘗謂貴墀吾稟不及吾自定後
事烏可知貴墀所聞吾巴陵耆舊非無撰著然以未及刊
故多不傳先生是言蓋有深痛焉先生身不廁朝籍無高
文典冊之作曾文正客先生金陵節署從容爲言吾一旦
不幸誌銘當以屬子後竟不然然近今稱古文者必首曾
文正及先生曾文正謂先生文字字如履危石落紙乃遲
重絕倫也少與同里方稼軒兵部同治經學頗主其說著
有論語大學中庸考義別鈔春秋三傳義求孟子考義發
詩國風原指及杵湖詩話湖上客談年語諸書藏於家子
念謀舉人官安徽知縣念穀副貢生能文章早卒均不愧
名父子云

梓湖文集目錄

卷一

性論上

性論中

性論下

舜避南河論上

舜避南河論中

舜避南河論下

辨韓子對禹問

范增論

淮陰侯論

駁侯方域燕太子丹論

爲曾侍郎論金革無辟

三江解

文敵

葛覃首章解

卷二

瀏陽學祭議

行軍私議

蒼葭谷圖說

巴陵東陵說

此下十篇係巴陵縣志

江沱說

岳陽說

巴陵田賦說

巴陵水利說

巴陵積貯說

酒禁議

巴陵風俗說

巴陵土產說

書院議

雜說三首

說鈞

漁寄說

雜說一首

卷三

孝經章句序

論語大學中庸考異別鈔序

春秋三傳義求序

周易註義補象序

孟子考義發序

詩國風原指序

史記別鈔序

李公蓋詩序

孫子餘古文序

歐陽功甫遺集序

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毛西垣右北平詩草序

奎樓聯壁詩序

毛西垣詩序

邱界軒時文序

羅念生古文序

譚荔仙詩序

蒼葢集詩序

東遊草序

梓湖文錄序

梓湖詩錄序

卷四

陽湖趙氏先世圖序

趙悔廬先生岱頂看雲圖序

劉孟容中丞歸臥南陽圖序

瞻嶷遙祝圖序

仙亭倚醉圖序

郭小雲詩序

施望雲詩序

楊性農家傳序

胡氏族譜序

蔣氏族譜序

徐氏族譜序

李氏族譜序

李氏族譜序

荷塘寺僧譜序

同門賓興會序

岳洲官救生局序

歸震川文別鈔序

募建君山北渚亭湘靈廟引

募修岳忠武王廟引

卷五

書文中子中說後

書孟子別鈔後上

書孟子別鈔後下

書蕭相國世家

書張耳陳餘傳

白書金革無辟論後

書李翱文後

書李翱復性書後

書孫樵書何易于後

書韓子送齊暉序後

書方正學文後

書西銘講義後

又書西銘講義後

書毛西垣黔苗竹枝詞後

詩國風原指後序

湘陰郭氏家譜跋

書聽雨樓記後

記鈔本震川文後

劉霞仙中丞遊君山詩跋

羅念安所藏周忠介寒月篇便面真蹟跋

居善堂儲善穀施寒衣記書後

卷六

答曾侍郎書

與毛西垣書

與退庵論洞庭神祀書

與六弟

與六弟

十月復至君山歸與退庵

與歐陽篠岑書

又與篠岑

答篠岑書

與篠岑論文派書

與楊性農書

再與性農書

答性農

與性農

又與性農

京師寄曾侍郎書

上曾侍郎書

己未上曾侍郎

庚申上曾制府

辛酉上曾公

甲子上曾爵相

與左季高

又與季高

又與季高

卷七

與梅伯言先生書

與朱伯韓書

與項几山書

與羅羅山書

與何龍臣書

與伯喬書

與熊秋佩書

京師寄家人書

答李香洲書

與王雲湖書

與李次青

與郭筠仙

與郭意城

與王子壽

與方桐鄉書

上嚴少韓邑宰書

與曹鏡初書

卷八

送邵位西員外奉使山東河工序

送孫侍讀還朝序

送六弟惕安往游軍中序

序意贈西垣

述別贈趙惠甫黎純齋吳摯甫

爲守齋五叔父暨張叔母五旬雙慶之序

趙畱餘翁七十壽序

何慤庵外兄壽詩序

孫由庵六十壽序

何浣溪外兄六十壽序

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方君山壽序

周桂亭六十壽序

卷九

許孝子傳

書杜貞女

業師兩先生傳

方稼軒傳

郭氏家傳

孫劭吾先生家傳

黃特軒傳

太常徐先生傳

徐克軒先生傳

龔府君家傳

方先生傳

程日新先生家傳

郭依永傳

郡中三詩人傳

胥府君家傳

知縣張君傳

書謝御史

胥母胡氏家傳

孫烈婦耿氏傳

書李烈婦楊氏

劉姑母吳孺人傳

姊氏傳

先考行狀

亡弟雲松事狀

卷十

二孝廟碑

屈子廟碑

湘靈宮碑

新牆洞庭神廟碑

萬石岡阡碑

秦石畬先生墓表

誥贈中憲大夫黃府君墓表

福建候補通判何君墓表

歐陽府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孫君墓表

國學生楊府君墓表

文林郎山西大甯縣知縣杜君墓表

從叔守齋府君墓表

張母許宜人墓表

毛西垣墓誌銘

歐陽功甫墓誌銘

文林郎澧州學正郭君墓誌銘

邱小韓墓誌銘

太學生餘姚張君墓誌銘

徐伯昭墓誌銘

湯子惠墓誌銘

胡薊門墓誌銘

先妣氏墓道述

培孫壙誌

適湘陰彭氏長女四姑墓誌銘

卷十一

南屏山齋記

移蘭記

聽雨樓記

北莊記

樊圃記

遊大雲山記

寬樂廬記

新修呂仙亭記

九江樓記

君山芝龜記

東山別墅記

君山月夜泛舟記

定香室記

半舫齋記

謁三忠祠記

劉氏義穀記

浩然樓記

山陰尉職思居記

蒲圻西門外劉公亭記

胥氏祠堂記

湘鄉黃氏訓真塾記

鶴茗堂記

恬園遊記

君山示遊客

始祖公墓道記

記夢

書義猴事

卷十二

釋議

勵志賦

并序

羅懶農哀辭

夢二友辭

唐子方先生哀辭

梅伯言先生誄辭

吳樵臺哀辭

羅伯宜哀辭

祭王雲湖文

祭毛西垣文

祭六弟退菴文

祭姊氏文

祭彭女四姑文

葆樸堂銘

唐子方夢硯齋銘

編山異石硯銘

石君硯銘

泮湖文集卷第一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性論上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竊嘗思之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卽其繫易是也天道陰陽而孔子贊易言其成性剛柔健順是也以爲人道之所從出其直言性者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凡此所謂性者皆謂陰陽之自然凝聚其流爲人物莫不有氣卽莫不有性而人得其氣之至中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氣兼善惡而惡者氣之過而反焉者也道主善而立故曰

元者善之長也。孔子讀易而知天命，聖成於時中，發揮其旨，皆兼天道以正人事。然猶以其幽深而不常，以教學者。故子貢言不可得聞也。孟子言知性知天而未嘗一言及易言性以四端驗之，而不言其所自來者，人受天命以生，是性固出於天矣。知性則知天，豈待索之冥冥之中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與我者。其言性善皆實徵之形氣之中，以爲天與我，以是形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立命。此卽孔子之贊易者，深而明之幽而顯之也。自宋周子爲太極之圖，程朱氏承其學，其言之微妙皆與易繫相發而性之說遂欲外形氣而名之。夫所以必言人之性善者，何也將以勸天下之爲善也。使天下知人性之果善，則爲善乃所

以爲人而爲不善者乃人而近於禽獸故人不可以不善也如是則吾之爲說必使愚夫愚婦皆曉然知其性之果有與禽獸異者若孟子之言四端言平旦之氣足以明之矣今乃以人之有是形氣卽爲拘蔽而失性之始必追而求之於人之未生而且與禽獸諸物同其大原者此中智之所惑而凡人之所可謝而去之也則奚以爲哉雖然宋儒者之言性命或過也若其發明孔孟之心甚博且精皆性命之實事也而又可執是以議之哉

性論中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人之性之道之教也今兼物言之非其義也而又曰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物性

非爲物言之。乃爲人言之也。萬物皆統於人而受治焉。皆生成之而制其用。則其性盡矣。此在天命人性之中。故言性及物而物猶無預也。若夫物之受性。固亦有得其善者。所不論也。且物之中。若禽獸類者。其耳目口體之能。不及人。其心之知。尤不及人。蓋人具其能於身。而又合集眾人。以益其能。故常以制物而有餘。荀子所謂人能羣。彼不能羣者是也。於是聖人者。出爲之耕稼。以食絲麻。以衣宮室。以居爲之。夫婦父子君臣之倫。以相處而人道以立。天下萬世之人。無不以爲宜。然而由之者。非以其心之有知。而能然乎。人道始於夫婦。而父子兄弟從焉。其先蓋知男女焉耳。而聖人爲之制。夫婦雖有惡人。皆樂得以私。其妻子。此其本與禽獸異者。非聖人強爲之也。徒黨既多。則推能者爲之主。有侵陵不平。則相訴出入。作息必欲有與偕者。

君臣朋友之倫。由此起。故凡人之事。皆由性善而生也。及其亂之。則又與禽獸類。聖人以爲人之性。失則無人道。無人道則無天地也。故先自盡其性。以及於天下中庸之言。皆盡性之言也。其功在密微。而其事極於廣大。非是則己性有弗能盡者。而天下之人亦無以皆由於道教之中。而不失其性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人道也。其章之卒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道之盛也。而奚假於物哉。

性論下

休甯戴氏著。孟子字義疏證之書。專詆程朱。其辨程朱以理爲性。累數千言。按孔子繫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惟理本具於性。故窮理乃可盡性。而盡性則至於命。是天命之謂性。性卽理也。戴氏見孟子言理義與味聲色相比例。

妄謂口知味耳知聲目知色心知理義一也皆以其相接而生者非有一物得於天而具於心也吾請斥之夫孟子以口耳目與心並論者就人之所易曉者言之耳其實口耳目之知皆心之知也而心之攝乎口耳目使之不逐乎味聲色而失其正者以心之知理義也味聲色在物者也理義在物而非在物者也口耳目但知味聲色雖靈而不思猶蠢然物也故物交物則引之心則能思思則味交於口聲交於耳色交於目而心思之則理義出焉味聲色自外至者也理義何自至哉苟以爲理義亦在物味聲色之正者卽理義不知口耳目之悅味聲色者其心固悅之心既悅味聲色矣而又何爲而必思而必於其正者耶入心之於事理猶權度也物固有輕重長短而權度不在物必加之權度而後尺寸銖兩名焉所謂理義者謂其尺寸

0
銖兩之不差者也。在心乎？在物乎？以孟子之以心與口耳目並言，竟分而例視之，是其言乃無人心，而但有口者之言也。大抵宋儒之言分理氣，辨理欲，皆是於混合之中，必截然離而出之。實則氣之純厚而清明者，卽理也。欲之節制而不過者，卽理也。樂記之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雖本靜而感之而動者，性之欲則欲未始非性矣。欲卽情之謂也。其生而靜者，乃氣之純厚而清明者也。而必不能以無動動則易消於物，故又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所謂天理者，謂其始之純厚清明自然有文理而不亂者也。凡氣之凝聚爲物，其中莫不有理。木石肌肉皆然。此理之所由名其疑而爲人心之純厚清明者，其理固存焉。可以達之萬事萬物而不亂者也。夫所謂人生

而靜者非虛靜也。是有氣焉。如水之寒而未流。如火之熱而未然。性之謂也。實也。非虛也。故曰誠。惟誠而後能明。戴震難程朱之言。理以爲如有物。以相與者。不知理真有物也。不誠則無物。豈復有人哉。人心之有四端。皆自誠而生。明非自明而生。誠也。何也。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自誠來。不自明來了。然易知也。羞惡辭讓是非。亦皆然。惟聖人無乎不誠。故無乎不明。眾人則其由誠而明者。其端僅見。必由其所明而後可反之於誠。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程。朱氏之言。理主其誠者。所以異於老佛。而又懼其雜也。乃離氣與欲而名之。蓋曰氣之配乎理者。非氣乃理也。欲之當乎理者。非欲乃理也。以其別之過甚。言理之極。乃至絕乎形色之外。則欲得而反失之。今果如戴氏所云。見孔子

言上知下愚以爲性卽是智如光之照物有遠近大小見
孟子言心之悅理義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因
謂心但有神明其於理義猶口耳目之於味聲色接之而
後知者也然則四端止有智之一端而已足也然則心乃
空虛而理義乃外物也是眞拾老佛之唾而反以老佛詆
程朱何其悖哉

舜避南河論上

春秋國君卽位踰年改元天子亦然堯崩之後其次年卽
宜爲舜在位之元年舜之避堯之子不卽在堯崩之後而
待三年喪畢何也踰年卽位周禮也三年喪畢卽位殷以
前之禮也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是堯喪未畢以
前舜以冢宰仍前攝政固不得避而亦不必避也孟子言

舜禹益之避皆在三年喪畢之後即可徵其傳之信矣避之事自舜始行之而禹益皆踵之以舜之處此爲盡矣其必避之何也傳子法之常也自堯以前行之天下之所習而安也惟堯以其子之不賢而天下洪水之憂方大求得聖人如舜而舜有大功於天下天下皆誠心歸服堯之授舜固已與天下明共授之而不使舜之得以辭讓矣天下之歸舜直與歸堯之子無異亦不慮其復有讓矣而舜則以堯實有其天下已受天下於堯實易姓也易姓必改號更代以自明其先人非嗣堯者也故雖不得竟辭於堯而猶欲讓焉以爲天下之大患已久除生民且安眾賢人皆在於朝而堯澤之深在人者人固不能忘也苟吾去而天下幸復宗堯之子堯之子雖不賢或猶可持之以不敗也然則舜胡不與天下諸侯共立堯之子而事之而胡避爲

曰此非舜之所能強也堯故以其子之不賢而舍之矣而已強立之苟天下莫歸而且亂非堯所以憂天下之心若立之而已猶代執其政則非朱之傲者之所能安也故莫如避之且夫天下之所趨而不敢違者權勢之在也舜之相堯而制天下久矣雖舜不倚權勢以制天下而天下之權勢實在於舜舜之心以爲天下之欲歸己已非有以致之直以堯之以其權與勢授之已天下向望之耳去其權與勢則天下將無所附又無所畏奚爲而不吾舍權勢之在後世亂賊之徒所不能以一日不急操持之而舜乃超然遠引而去之避堯之子實避天下也而終不得避乃之中國而踐焉而又必去其舊都別都以處而以堯之子爲上賓終不敢居堯之宮而逼其子也余嘗竊疑舜禹禪代而皆遷其都何必煩勞更易如是今乃知其迫於天下而

禮讓之至於此極也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舜避南河論中

孟子論堯以天下與舜蓋感燕噲之事而發也燕之亂出於子噲之妄與而成於子之之妄受燕侯國也以其世守非子噲所能與人而堯獨何能以天下與舜乎堯非能以天下與舜也天爲之也堯之憂天下而求巽位堯已老矣而時之方難子之不肖聖人之意固有動於天者方其咨四岳而求爲天下得人也且先以命岳而後命之舉及岳舉舜而帝固已先知其人且遂降女觀刑從之以九男若卽欲一朝畀之者天之厯數在爾躬聖人心與天通有不

可以常情測者然是難與人共明之也而堯之竟與舜之竟受則有顯見於天而天之可顯見者仍實徵之在民蓋

舜之終有天下以大功在民而朝覲訟獄謳歌之歸是真堯之所不能與也不然則堯雖與之而舜固不受之矣雖然世之非堯而慕堯妄以與人如燕噲者蓋僅有之也獨懼夫專柄之臣求爲舜之受禪如莽操者欺天下而不顧且將託之於天孟子蓋逆慮及之故詳言舜之避天下之歸以信其爲天非是則猶無以見其果與篡者之異也嗚呼周公居東之避亦舜之志也周公以流言之故有疑於天下必避之而心始白舜以禪受之故有疑於一己必避之而心始安避之一道亂賊之所必不能假也而或且疑舜禹益之避事實爲未必然不知此乃爲聖人之盡也

舜避南河論下

古今禍亂之作常由於不信聖人而妄稱天命以爲天下果可以詐力取也及其得之孰謂非天命者故曹操之言

曰使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而不之篡漢亦曰舜禹之
事吾知之矣此其悖謬之言學者固能辨之而其爲天命
與否則猶無以決正之也請試論之孟子曰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中庸言舜之受命以爲栽者
培之傾者覆之蓋凡物之生成皆各有其自至者天實因
人之盛者至於受天命爲天子極矣以其盛之極故非
人之所敢求亦非人之所易堪也要之其自至者斯天命
已矣而天亦終厚之使之久享其盛命之則未易以改焉
矣觀舜之有天下其始不以受之爲樂其後又以讓之爲
安誠無意於天之命者而有虞之祀延於百世聖帝之號
與天地無極豈非盛與三代之王無論揖讓征誅一皆聽
命於天而有天下皆數百歲子孫受祿者千億真可謂天
命者哉至如莽之篡也飾詐取名造作符命而及身誅夷

操能立功平亂觀漢之衰規取大物自謂舜禹文王之事
而後嗣早殞篡者乘之得報彌酷其後亂賊相尋卒皆亡
滅其宗徒載其辱名於世耳若是者其得之爲福祥耶禍
殃耶天其佑之抑罰之耶夫人之衣食生養世皆謂之祿
命亦天命也然有力本務而得者有工計算而得者亦有
剽奪而得者剽奪而得其敗不久莽操是也至於席祖父
之遺資則易矣此繼世與匹夫之辨也匹夫而有天下非
實有天命不可有也三代而下若漢唐宋明之初道不足
稱而生民之功有可言惟宋祖陳橋之事亦出逆取而無
莽操輩之虐其後能削平四方而不嗜殺故天亦與之孟
子中庸之言猶信夫惟聖人宜有天下亦惟聖人能不有
天下自周亡而帝王之道息天亦降以求之而孔子以聖
人終窮遂以師治萬世宗廟之饗子孫之保且有逾於帝

王者天其果無意乎哉

辨韓子對禹問

韓子作對禹問直以孟子天與賢與子之言爲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孟子所稱舜禹益之避皆有事實又有其年與地豈爲之辭乎論古者當就其事而思求古人心不可以一時所見輒持一議以非之然非代古人而處確知其必有如是者不能得也初舜之被堯舉而登庸也卽舉禹治水卒夷洪水之難弼成五服聲教訖於四海禹之爲功於生民莫大矣而舜之子又非賢才故襲堯跡而禪天下於禹無可疑者至禹之子既賢似可無禪矣然禹之心必得如舜之禪而後安也韓子之言曰禹以傳子爲慮後世夫受人累禪之天下至己身而獨以與其子曰吾以慮後世也其果然乎夫聖人之取天下也皆不得已也

舜不得已而受之堯禹不得已而受之舜古也傳子今也
傳賢謂傳子可爲世法者亦必有不得已焉而後反之其
初其可也今也同朝之賢聖幸尙有益存而益又所與同
治水成天下之大功者則禹之心以爲天下必當歸於益
而天之必與益以天下也啟雖賢固不若益傳賢雖非正
法而有益之賢且有大功固不可謂傳賢之事不可復行
也。以此求之禹之必傳天下於益決矣雖然吾又以知益
之不受天下較之舜禹而又甚也何也堯舜之子不賢而
啟賢則傳子可復也益又宜知己之賢不如舜禹而功亦
不如舜禹吾意韓子所謂慮後世者卽益之爲也蓋禹之
初命益而益之辭讓必將曰君之子啟賢臣又弗能任天
下請傳之啟以爲後世法禹固不聽而必薦之於天益弗
能禁也益欲去相而早避之禹更不聽也必又將請曰君

必授臣以天下君之子賢天下必不歸臣往者南河陽城之避皆去天下以讓嗣子萬一臣不幸而當其日請效其事若天下自歸啟者請令啟必受之無以君之授臣爲辭夫如是啟亦不能無以許益也何者舜禹之避固欲天下之歸嗣子而嗣子受之也然則禹之授益益之終讓啟之竟立皆有以自處矣蓋此事可疑議者有三焉遞禪而無已則覬覦必生禍亂必起聖人自當早爲之所不容避嫌而長亂一也益見啟之賢不能堅讓於前而猶循舜禹之跡二也啟幸天下之歸已公違父命而立何以爲賢能敬承父道三也故揣其情事以爲必出於此不然則皆無以解也夫堯之求得舜而禪之以舜之聖固無慮其後也舜以禹之功大而又禪之禹又以益之在堯舜之時與已共功而又欲禪之果天下皆歸於益益亦無可禪者矣古之

爲天子者必得諸侯之歸。雖禪也而成之。仍在諸侯亦不足爲多慮也。若以禹之傳子爲慮。後世而無授益之事。則羿澆之禍。卽起於再傳之後矣。又謂何哉。

范增論

古今學者道秦漢之際。劉項氏得失之故。皆曰項王放弑義帝。負天不。大惡。又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失形。便及宰割。侯王。逞私。背公主。天下怨漢。祖乘之羽。遂破滅。以余觀之。項氏所以暴強。與其終敗。皆范增爲之也。項氏世楚將家。秦之滅楚。項燕復立楚。關秦而敗。死則項燕者。固楚國至忠之臣也。梁籍燕之子孫。苟未能舉事。則已。舉事必從先人之志。報君父之讎。決然無他可爲者矣。然項梁起兵。渡江。未有義聲。而但擊殺景駒。則其志固不在楚矣。增誠賢者。宜稱引大義。曉譬梁籍。幸能聽從。興復楚國。可也。柰何。

但令立楚後爲名號而已哉夫名者天下之所最重未易舉廢而在於項氏尤甚何者楚之亡纔十餘歲其故家遺民欲復楚者何限故項氏一呼楚兵畢集非獨憐懷王而亦痛項燕之死也增不知此指徒借助民望思譎而用之以孫冒祖稱謂無稽義帝之弑實自於此矣而孫心起牧羊兒伍之中又自英偉有君人意度乘項梁敗死輒自收兵柄用呂臣父子於內西軍獨遣沛公拔宋義爲大將屈羽增其下使北救趙當此之時微獨羽之雄暴忿恨其主而增豈肯心服哉其欲殺宋義而奪之軍決矣然宋義留軍安陽四十餘日羽始矯殺之何也義之留軍非失策也秦兵方盛章邯王離未易卒破而張耳陳餘尙能守趙故委趙以敵秦其本計然也及是而宋義固進兵不久矣羽乃強爭而矯殺之因以聲震諸侯鼓士卒而破秦軍必增

之謀也。藉非增謀，羽之屠義必遠，無以立名而渡河救趙。時猶未可而戰不亟勝也。故曰：此增之謀也。羽既已破降秦軍，將驅而入關，不能拊安，降卒懼其爲變而坑之。新安此又宜增所主謀者。何者？羽雖暴恣，至坑殺數十萬人，未有不少爲遲疑者。非增贊之，羽豈能決哉？而關中之不可都居以此矣。於是天下威權既皆盡在於羽將，以謂天下莫難我也。而楚後之立者至此可以無事，遂乃剖裂宇內，專封侯王，放弑義帝而自爲霸王。蓋增所爲羽主畫者，於此麤就而項氏之亡形成矣。且夫天之亡秦，當時人皆知之。至六國之不復，則未可知也。天下豪傑叛秦者皆爭立六國，雖漢高之起亦資楚而集焉。假令楚帝尚存，漢高欲爲帝王固未可也。況項氏楚之世臣，羽親燕之子孫，而乃倍君忘親，欺國人，隳家聲，而欲爲帝王，豈可哉？增始說項

梁而尤陳涉陳涉楚之鄙人耳增猶以其不立楚致敗及見羽擅事形勢在己遂肆然變天下之大局而不疑不知其乃爲他人便事而已之顛倒取敗且什百於陳王也或謂羽且無廢義帝而挾以令天下天下大定乃徐取之如後世篡者之爲羽奚爲不出此曰增計之熟矣羽擅事日淺其人之親信者稀而山東諸侯之叛者又可逆知也設令義帝居中而羽用兵於外其勢必危故速決如此此非增之謀而誰謀耶高帝曰項王有一亞父不能用此自謂鴻門一事耳鴻門之不殺高帝乃羽之善而增之見小也至王高帝漢中計久閉之毋令得馳騁交諸侯而搖動天下又增之所爲奇計者而史稱惡負約巴蜀亦關中地者謬辭也義帝可弑而惡負約哉凡增之所爲羽謀者類皆詭祕如是蓋增者縱橫之流不達大誼果不可以謀人家

國雖微。漢高定天下者。非羽也。吾故具論其本末。明項氏所以亡滅者。皆增之由。而又惜項氏以忠臣子孫而妄欲爲帝王之事也。

淮陰侯論

吳子讀史記至淮陰侯韓信以反誅歎且恨已而深求其事得所以爲淮陰計者而惜其不出於此因遂申論之曰世皆咎漢高屠戮功臣尤痛淮陰侯以爲非罪以余觀之高帝誠大度非猜薄之主而獨枉害元功之臣耶觀諸功臣裂土王者惟長沙以僻弱幸全其爲侯者百餘人自陳豨反誅外無及身罪絕者高帝之事益可知矣韓信獨不宜爲王而已爾夫爲天下有勢勢之所害英主常急急圖之此韓信之所以始王而卒不全者也何者自周末諸侯交爭極於七國而秦并之天下之不復封建者誠勢爲之

項羽時諸侯皆已自起羽雖擅權莫能相廢故遂剖封侯
王一時之事爾高帝於是起漢中定三秦威征關東諸侯
而有其地於斯時也漢方自取天下豈復有王他人意哉
故其遣張耳與韓信下趙卽拜張蒼爲常山守以從其軍
其不肯以趙地復子張耳明矣張耳高帝之故人失趙國
背項氏而歸高帝高帝不肯復子趙卽他人可知矣然高
帝非果私趙而薄張耳也以爲得國以予人漢雖取天下
天下不得安而韓信已定趙代之時始請王張耳高帝強
而聽之已而定齊因又自王且夫智如韓信豈不知分王
天下之不可爲安而其勢之不可以長久者哉顧自以爲
漢建不世之功足以報漢亦欲一爲王以自快爾而其計
又有深於是者方滎陽之急也楚人兵形外強漢帝數困
信徒見陳涉以來天下豪者迭爲長雄至於劉項而爭未

有決也。信素輕項王爲人，而高帝又屢自挫敗，無尺寸之功。信之意，豈不以項羽雄健，或能勝漢者耶？然如武涉、蒯通之說，令信背漢助楚，爲三分之業，信誠不肯爲此。而使楚果勝，漢信將急乘其後，以復漢讎，誅項氏而取天下。漢誠勝，楚信則爲漢臣，無傷者。故余揣信事，疑信一時之心，有在於此。其有不然者，耶？藉曰：信忠漢，決然無是何爲漢急之時，信乃觀望，殊甚而垓下之會，且以割地至哉！信果猶未免乎此也。及是而信事曰：以決裂無他可爲者矣。然則信之爲將也，宜如何？曰：毋請王張耳、矧乃自王，已定齊，使曹參灌嬰能兵者，備齊身引兵決項氏。滎陽下天下已定，推蕭何薦己功，而居其次。如此高帝必厚倚信子孫，與漢終始無疑矣。嗚呼！信爲漢非甚不忠也，感漢恩未爲不亟也。計慮後禍，又未嘗不深且明也。然而卒如此者，其爲

人好大而夸而又觀變太深慮勝太極由欲有蔽之爾故
曰患生於多欲信之敗誠以此爾其果不然也哉

駁侯方域燕太子丹論

侯方域著燕太子丹論論荆軻不當爲盜而丹刺客之計
行足以亡秦其言曰秦王一旦死於匹夫之手國必亂天
下豪傑因以知秦之不足畏而丹且收合六國西向而亡
秦若沛公之入關也方域文辨而有氣世或違其論余以
爲失事實而不稽於理也甚矣且以史徵之丹之遣刺客
也固爲其私怨而求報秦王也而豈眞痛燕社稷之將亡
哉藉令丹無怨於秦王必不以秦之將亡燕而欲刺秦王
秦王之遇丹而善丹且將感念秦王之驩而輕亡燕之禍
矣今直以睚眦刃讐之舉而從以天下後世忿憾暴秦之
心因而譽丹不已過乎且丹誠痛燕社稷之亡耶則當謀

所以待秦。彼秦之強，非一人之力也。自孝公以至始皇，且七世一君死而一君代，秦之強自若也。藉令秦王卒死於軻之手，秦大臣宗室必憤焉，恥其主之立談而見害，更置君而復燕，讐以秦之強而加之，以復讐之怒，燕之亡豈後王翦之軍哉？夫秦之威劫天下，豈獨以其聲哉？固以戰勝之實矣。天下之兵亦嘗勝秦而卒爲秦敗也。故六國不亡，秦之威不極，其強不可得而弱也。揭竿之呼，軻道之降，天道之復，人事之窮，爾今日刺秦王死而天下豪傑乃不畏秦而丹且號召以入關，則是帝王之功成於一客一劍之用，豈非兒童之見耶？蓋丹之請軻也，曰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方域之論因此爲說，不知此丹之餘論而非其本計也。彼其本計欲復一人之讐耳，而軻天下之義勇士也，復私讐

不可以干於軻。故詭其辭而假於公義以要軻。必軻之許也。苟軻事成而秦王死。丹之願固畢矣。其幸而得合一二國之交以拒秦而少緩須臾之亡。固善其不能。亦不過遼東之保。衍水之逃匿而已矣。而豈真有破秦之計哉。方城曰。儒者罪丹以召釁而燕之亡。實不存乎軻之刺。有兩人行而遇虎。其一長跪乞哀以死。其一奮臂力鬪不勝而死。而論者以乞哀爲智。以力鬪爲撓。虎怒應之曰。秦之強若虎。而王政非虎也。丹誠懼秦虎之食燕。率天下悉燕力以鬪秦。而敗死。是鬪虎而死者也。而獨刺秦王。是無異於伺虎之睡而欲落其一身。曰虎其已不能食人者也。故丹之刺秦。雖以存天下。吾不與也。而況其私乎。然方城之論。荆軻曰。軻勇士而感恩者。設遇嚴仲子。未必不爲用。吾又以爲不然。軻誠深沈好書。不屑私忿。而有不可於天下之氣。

徒感燕丹之義而發憤於天下之所共怒非秦王孰能使
刺之耶曰秦欺天下舊矣奚爲欲效曹沫之盟是殆不然
軻事之不成其以爲燕丹解也且傳之者妄與白衣冠以
送之且歌以悲之其計之死已審矣然則軻可無盜乎曰
奚爲其不盜也軻之行固盜之術不得以秦王異嗟夫軻
知刺秦王之不免爲盜者軻其不行矣哉

爲曾侍郎論金革無辟

古今軍旅遭喪起復之事必取斷於戴記金革無辟之條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
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般人既葬而
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
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

知也。竊詳讀此文，蓋春秋大夫卒哭從戎，習爲常事。故聖賢嚴辨而正之如此。然孔子旣言其不可矣，而子夏復問孔子復引魯公之事以荅之，何也？豈不以國家有急而任事之人，或不得代於此之時，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若魯公伯禽之事，必不得已而行之，其可也。人之賢者少，不肖者多。金革無辟，雖禮之變，古有行之者，而必不可。以許人聖人之意，略可於言外見之。蓋有爲爲之，非從其利者，猶聖人之所許也。後世無故奪情之事紛紛而有，而金革無辟，幾爲正文，動可援引。然後知聖賢防慮之深，禮之不可以幾微假借也。今兵部侍郎湘鄉曾公討賊江西，而遭父憂，旣聞訃奔還，而以不得請終制爲疑，以書商之左郎中季高，並屬及於敏樹。先是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以募勇起軍。曾公之事暴於天

小人皆知其有爲而爲非從其利者今賊固未平軍未少
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制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
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僞言之者人又知之然其事
固有所不能得也所謂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非
今日之謂乎果 朝旨仍命之卽無可辭者矣愚聞曾公
前日嘗數請於 朝乞無加官賞奏摺中嘗以不填官銜
致被 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左季高之論今
事曰曾公終制不得請宜請開兵部侍郎缺而身討賊如
故此論與曾公前所自處正合愚又竊以金革者國之變
故非吉事也鑿凶門而出戰勝以喪禮處之與居憂之義
猶不甚相遠故古人有不得已而行之非諸奪情起復公
然爲朝官之比也喪禮之廢壞久矣獨丁憂之名存而古
人居喪之實盡去衰亦無弗墨者曾公素講於禮今不得

已而從金華所猶可私自盡者哀痛之實寢處飲食之事
視世之名爲居廬者相去必大遠如是亦可以無譏矣真
不自付書此以質於季高而附致之曾公焉

三江解

余爲文記君山九江之樓因論洞庭之名九江實以江水
分流過之故九水通得江稱猶漢入江後之爲北江也既
又思禹貢三江宜以九江當其一禹貢於揚州曰三江既
入言其委也故鄭康成謂岷江中江左合漢爲北江右合
彭蠡爲南江是謂三江蓋江水自西而東而名中江者以
有南北故而後濡乃專於揚州域內求所謂三江者諸說
紛如不知揚州他水不可以名江也鄭氏中北南三江之
說是矣而彭蠡因江匯澤非江所先合又未可以名南江
也余請卽以禹貢江名實之曰中江北江九江是三江也

九江乃南江非彭蠡也揚州言彭蠡既豬矣又言三江既入亦可知彭蠡之不在江數而九江之水大於彭蠡而入於揚州宜爲三江之一荊州曰九江孔殷又曰九江納錫大龜其言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與言岷山導江又皆曰過九江凡言九江猶一江也故可與中北並而爲三不言南者以中北卽可知也古者主名山川江河之名猶天地日月之不可更易假借也而後人亂之呼水通曰江河加以他水之名曰某江某河名實之乖甚矣正其名考其實乃知古書之文本明白不差如是嗚呼後世稱名之亂可勝窮哉

文敝

今天下學士懵然於其所學內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豈非時文之由哉夫時文者習於聖人賢人之

言而附以儒者之說其所稱非修己之實則治國乎天下之道也然而學者日習爲之且內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何耶今之爲時文者非果能明於聖人賢人之心知其事而言之者也村塾十歲之童子盡誦章句操筆而學爲文則其所言莫非堯舜三代之故孔子孟子之爲人其實衣服飲食之事皆無曉也而時文以取士既久四子書之言所用以爲之題者益亂且碎語其種類凡有數十學者欲皆備之則窮日之力而不足以給又烏知其他是故其師之所坐堂而講弟子之所執卷以聽羣居之所切劘課試之所高下非是無有也其於治身治人之道則曰非我事也我不知也我知爲聖人賢人言之爾是故入而事其親出而遊於其鄉無以異於蒙不識字之人也又恐不及焉及其一旦竊科第而將入於官乃始學爲仕

宦走趨之術一切官府之儀狀品式而往充位焉而今世
法令所以待夫天下之事者皆未之聞也是故今之天下
有人曰我將治身而爲其善去其惡則必歸於陰陽感應
之書有人曰我將治人而清其獄訟理其簿書則必師乎
刑名幕客之輩夫以陰陽感應之書而尊於聖賢人之教
以刑名幕客之輩而傲於服習仁義之人而爲之師然則
今之學士豈不辱孔孟而羞儒名矣哉故時文之敝至今
日而極矣嗚呼其將何道而變之

葛覃首章解

葛覃后妃之女事也其首章則其事之思也彼葛初生爾
有事乎未也未則曷爲賦之以其賦之知其爲思也夫樂
其鳥也者樂其葛也樂其葛也者樂其事也葛初生事猶
未也曷爲而樂乎曰思也然則詩人之賦之也其亦有樂

於是與豈獨詩人哉今之讀是詩者皆樂之矣

梓湖文集卷第二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瀏陽學祭議

凡州縣學宮雖甚崇飾禮樂常不備而瀏陽其人多富士知學而近尤奮於科舉故其事獨盛焉然其間事類殊別其明倫堂之前有曰禮器局者於後又有曰樂舞局者皆高屋連棟局各有董事者十許人司先聖祭祀事余始至見輒怪之以謂祭禮事也禮樂一也且歲一再行與官共之何爲有兩局哉及審其所由蓋始者官辦春秋丁祭而瀏之士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誕降之辰而當鄉試年居揭榜之前數日乃請於官於其日增行一祭私置田產以充其用是以有禮局之設其後議興修樂舞樂舞繁重而費尤大故別局焉及樂舞旣成可用則丁祭因取用之

而八月一月之中既當有兩祭日近而事迫樂局之人難之比歲於其後祭或罷樂不舉兩局之人始相詬怒有煩言余有意欲相爲商辨合而正之而未發今年秋有以虛名狀投請於府者其言先聖生日一祭見於禮部則例書而乾隆間御史有請於太學增行此祭者高廟諭旨斥其不應經典不可以瀆先聖其事得之嶽麓山長丁侍講祭議中今瀏陽此祭未知應行應停云云府以其狀下縣與學令詳議一時聞者哄然有來問於余者亦且婉辭解之嗟乎彼投狀者之言則是其意則非也果以此祭爲不宜行瀏陽之人自行之自己之可爾何爲設疑而上請哉母乃有陰挾其黨以爭勝敗者與雖然彼投狀者之意則非也其言則是也夫國家州縣立學學有先聖廟有司以春秋仲月上丁祭者此本古禮春秋入學釋采之義也生

日之祭何爲者耶古之祭者雖王者於其先祖未聞以其生日祭者也而今敢妄用之於聖人耶余所見世俗淫巫叢祠多稱生日相聚會歌舞云爲神者稱壽蓋後世人重生日故祠鬼者亦因之儒者以道奉先聖豈宜與之同也先聖之言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祭之固諂矣雖當祭者非其時而數數祭之猶諂也先聖惡夫諂鬼者而受人之諂哉科名盛衰由讀書者多少聖靈福饗不在此非可用所禱也春秋書魯郊禘譏其僭禮至於非時再烝壬午猶釋之類所失亦小矣猶必謹而書之蓋聖人之嚴於祭也如此而可苟乎昔者御史之請高廟斥之正典祀之大綱破細人之私惑遵今準古何嫌何疑且瀏陽一邑之士以祭事有爭釁尤不可之甚者今若輟去此祭合兩局而一之而通以丁祭禮樂爲其局名其事則縣之長

者同心而任焉豈不善乎然則聖誕祭名見於頒行則例之書何也禮官之牒或革或行未能一也若執此以相難則拘者闕於文懦者怯於議矣余忝爲學官於此念是非之論不可以兩存且懼乖先聖謹禮重祭之義輒爲此議先質之明府趙侯或可與瀏人士商定之且以爲覆議於府之意

余爲此議卽持示瀏令趙君笛人蓋上札本令縣與兩學詳議而同官教諭某最不喜余余商與共此不肯從反爲浮言以動人時縣人主樂事者爲邱穀士年丈余同年生紫山之父也禮局之人本與邱丈爲訟因謂余以私助邱故余之言必不可得信於人余遂要趙君令呼集瀏士公論之而趙亦竟不能也覆議亦竟不申上於是某又嗾貢士某摭他事訐余瀏東鄉有獅山書院

李生芸王生應玆因元歐陽奎齋先生實產其鄉立是院以與其學者二生請余兼主講事而庚戌正月遭宣宗皇帝大行之喪二月初十日瀏官吏成服三日後余素服詣院爲生童上學又先聖廟月朔行香例止跪拜階下而書吏先焚香於神座前余以爲褻乃躬升殿上香而後降下拜某緣此二事增辭爲罪辛亥三月府以訐狀下縣查覆余乃卽日告病去官矣蓋余本以今日教官已成虛員殆與關柝比而余家尙有薄田自給自到瀏後心常不安二年間惟日治春秋爲事欲待爲先人乞得一官話乃去已期在是年之秋矣查狀日縣童子已過考將及府試趙君欲爲余申辨而余學中告病文書先自申上後乃移縣所以急急如此者以去官則無待辨白而余亦自得其意也今司訓瀏陽者爲李

君竹塢楚之夙學君子余所敬友而聞瀏士以兩局相水火尙未已祭事不可復正因檢舊稿以質於竹塢而識其事由如此竹塢爲瀏士信向定非余薄劣之比或可以漸次開曉而更定之也咸豐七年五月自記

行軍私議

余疏愚不能精敏於人事況於言兵故自軍事十年以來未嘗妄有獻言於當事亦未敢私議其得失成敗以爲局外旁觀之智今吾從弟退菴被督帥曾公之檄募軍三千人將從收復江東以親愛之慮不能無強言之吾弟考論古將帥用兵之事悉矣又身歷江南北諸行營間觀之甚熟余特以今日行軍時所可臆度者聊設議以明之蓋雖面語深屬猶恐不及亦誠自忘其愚也

議曰今賊據安慶江甯以抗官軍有年歲矣楚軍雖稍銳

然僅能埽湖北清江西未能奪長江而下也本年江甯之軍又潰賊益出陷蘇州及浙江今曾公奉命總督兩江帥楚軍以圖克復雖水陸並進其勢必陸路急趨以衝賊腹而拯拔東人也計賊之禦楚軍必更倍於前日且主客異形勞逸異勢其進得毋不易乎曰賊雖蔓據安江之地其士民固皆王人官軍之入隨有響應何難進克雖然吾惟是之慮也彼士民之陷於賊中者雖望官軍而實憚賊雖不誠於助賊而久爲賊之所制聞官軍之來則恐其以助賊爲罪必不惜間密以求自通於官軍又必言賊可攻之形以速官軍之入而必不敢盛言賊之實使吾反疑彼之爲賊間阻者至於官軍之不幸而敗則非彼之所爲代計也所謂持兩端以圖自全者情勢類然也從前官軍之入而失利者未必非害於此然則何爲而乃可進乎曰進

之權在我而不在人。可進之機在賊而亦在我。我之往攻也。賊固迎而備之。俟吾之進而謀覆我。且甚欲誘我。吾誠心勇莫如形怯。且宜遠賊爲營。使賊不旦夕備而密自約。厲旦夕以虞賊之來。賊窺我久不敢進。必且輕我。苟來犯起而敗之。則有進機矣。或猶未可。賊恥敗必再犯。或潛襲我後。又起而敗之。則進勢成矣。若賊但嚴備不肯輕犯。我益久之。俟賊之懈。乃勃然以興也。蓋休士久可以數月。進軍必令於一夕。其忍辱之甚。必至一軍皆憤而訕笑。盈於路人。而及其進也。乘其勝氣。不復問賊。可遂進不止。此兵家所謂止如處女。起如脫兔。行軍之至要。千古不能易也。不識曾公今日之進能如是乎。雖欲如是。其能以如其意乎。若吾弟之行偏師之從令者也。余慮其進之不自主。而不暇重慎。且新出羞怯。名亟有功也。故首論之。

吾弟之言兵尙嚴整有威此一定法也而今之帥鄉勇者
多稍寬縱之往往亦能久持有功不甚敗吾弟大怪之以
訊余余曰今之募勇與營兵異營兵者久食爲兵之利以
養其身家一旦用之戰陣雖斬殺而驅之死不謂非宜且
兵籍在無所逃之今募勇獨日得幾錢耳甚嚴之不過散
走而吾意亦重於用法故今之能將者苟與之相親倚至
於有敗士不盡去其將而將亦不能大令於其士雖然若
是者是姑務相聚以支久耳可卒與之平賊乎哉況又有
必不能以自存者耶吾弟之言嚴者是也其嚴也必先嚴
於其細細者之罰不貸而大者之誅可幸無犯也吾寬而
縱爾使爾皆爲賊殺爾何賴焉爾惟吾令則不死且有功
必使此意皆徹乎一軍之心而軍之用命如聞其父母之
言則嚴且恩矣若其他之同甘苦讓財利凡所以得軍士

心者不足爲吾弟言之矣

能言兵者皆曰今之爲兵者患不能出奇故亦無奇功其然耶否耶以今之功度之古人誠疑有然者然奇難言也能屈伸左右虛實變化之謂奇余嘗問楊君芋菴以奇曰在用閒吾弟亦以謂然閒者軍之妙用也然是多反覆善誤人慎之哉我勢勝則賊黨離非能無事而離賊者也賊又極狡黠不可易誘據其所害必以致賊而時其饑飽勞逸銳情以制之此平之奇者若夫知賊之人與其情則觀其所爲大概亦足得之不必其瑣瑣者矣

兵以眾戰我軍且未眾也而諸將時有不同故有以孤軍陷者其人能出於人則忌者思害之矣今之分將者或起書生或出武夫書生自智武夫自勇能皆和之爲難吾弟頃未與行閒而早有名以我視人度人觀我亦有足懼者

素行慕高而恥卑。舉動輒有異。此最在人眼目。不可以與我同。余謂兵事之處置者。自行其意可也。其他必稍與人同。毋令人忌害我。其從行而任事者。禮而與之。謀多謀而不用。則人廢然不肯自竭。不如少與謀而時用之也。

聚古之名將事爲書類而名之。以賢爲首。他皆有取焉。此吾弟之志意可見者。兵之道博矣。及其用之。乃不在書。曾公之言亦云。爾余未知武事而稍學爲文。每屬筆胸中有古人文思效之者。爲之輒不工。何者。其文之題事異也。今之所制爲兵。與今所遇之賊。卽用武者之題事也。吾弟之讀書多且熟矣。熟而化。烏有不用。又烏測其所以用之者哉。

蒼葢谷圖說

士已出其身。服官中外。或甚擢用。駸駸可至大官。而其心

不忘乎邱園之樂者。往往圖寫其故鄉山水草木屋廬之
形狀而爲之詩歌以寄其思。其友朋又從而賡和之。積爲
長卷巨冊。若將張其事者。此近世士大夫之恆習。殆無足
多道。雖然。吾則有說焉。夫人苟酣迷於富貴之途。欣其所
已得而望其所未至。務進而已矣。語於其退。則豈其計慮
之所願及者哉。古之君子。則不然。其心雖不敢忘乎天下
國家之故。而自服於君臣之義。不敢以自暇逸其身。而亦
必有不屑屑勞苦。願於隴畝而不可得之意。時發見於其
間。功名之所立。爵祿之所取。雖足以震耀一世。猶若不得
已而強就之。故其心常超然遊於昭曠之域。而視物甚輕
也。雖終其身在於富貴之中。而其所爲則必能如其志者
固由乎此也。周公之明農。召公之告老。大聖居親重之任。
猶欲舍而去之。豈其爲僞哉。後世賢智特達之士。一生不

輟仕宦而買田歸耕之意獨常見於文字之間或疑其非情實不知夫人之意量所以過乎人者識者將於是觀之翰林侍讀孫君芝房以其所爲蒼莧谷圖屬余爲文其上君年甚蚤文章學業甚著今年以大考進官方益隆起未已而拳拳於是圖蓋其志有異人者故余爲之說如此云

巴陵東陵說

此下十篇係巴陵縣志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導川指山而言其所至必其山之可物者龍門華陰底柱大伾是也而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後人皆不知其處以九江亂之也自知九江卽洞庭而東陵之爲巴陵審矣巴陵也曷爲而東之對西而名之也夷陵爲西陵巴陵爲東陵夷陵西陵後世郡縣之名也禹時固前有郡縣名乎非也曰天岳名州以其高大東陵當

卽天岳天岳非岳州山也。曷爲東而至之乎。或曰江過九江。乃至東陵而東。迤是二江之會。城陵是也。然余觀城陵皆平阜無陵焉者。孰至乎。然則東陵孰謂。苟有目者皆知其爲君山矣。江自西來無山至是而陵。陵而遂止而九江流其前。大江合其後。名而指之。萬世不能易其處。東陵也。曷爲而巴陵後人之所稱也。岳州之山。東南北皆自粵嶺來。惟湖中一山西自巴中來。故又以云也。蓋禹時未有巴子國。云其郡縣曰巴陵。何也。羨也。吳時郎閣巴邱。戍疑皆置之。城陵羨之曰巴陵也。若山經拜屠巴蛇之說。妄哉。

江沱說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經文本自分明。其序導江卽言沱之所。至後言其會而已。以明治水之績也。禹見江出峽。益盛地。益平汎。濫益遠。鑿

而分之爲南江以殺其勢而以有三江之入海又不可以
不明也公安袁氏生長江邊顧誤以分江爲經流北江爲
沱胡東樵著禹貢錐指書從而和之昧於古文者信之而
江流亂矣余嘗由西湖往江陵出太平口舟子下篙灘聲
礚礚然太平口古名虎渡口酈道元所謂枚迴洲江水自
此分爲南北江者也胡氏每嗤蔡傳山脈之說不知山斷
脈連之處非鑿而通之何由穿其地而行哉今洞庭水患
始於唐世見於白樂天之詩近則山木敗水土隨流湖身
日高隄而田其旁者日增北則江口之通於河漢者隄盡
塞之非深南江而縱北江水無由而治矣

岳陽說

岳州稱岳陽樓曰岳陽名於天下而巴陵爲附郭縣亦蒙
岳陽之稱矣其實古郡巴陵也岳陽之爲郡也自隋也其

爲縣自梁蓋置於湘陰玉山之間在天岳山之南今平江之西境而屬之巴陵郡隋廢縣名郡岳陽而居天岳之北名實不相應世莫能辨云

巴陵田賦說

田賦余所不能深曉而巴陵之田廣狹不一略有三等賦以民糧起之有三事漕米正銀南米也民糧一名毛糧廣科五升四升狹者三升有奇三升或不及三升者問其入曰五升者收十石四升可六石三升可四石三石主佃各得其半而余鄉之田有一都而四升三升異者蓋田以都里分余二都皆三升十二都四升居比鄰也田相畔也廣狹又同也而科糧不同其不均如此而里各有冊胥二都人買十二都田推糧以四不能校也久之而十二都人田無糧者多矣康熙乾隆間嘗兩次清丈至今而弊如是然

則欲賦之均必先均田使廣狹丈尺若一惟山谿間田少寬與之平邨則否盡一縣止一丈無間都里科糧無五四三之別庶爲善耳又巴陵水鄉也近來湖水漲大又倍昔時往所科民糧者今多在水中欲賦之無逋負得乎往時水災嘗不得報報亦未能奉准近年經亂始准報災朝廷屢優免之民困以是少甦若得清察達部酌三年之中以定免額田賦其有瘳乎余鄉人二十年前所起新屋近水入其堂深幾三尺其門外之加深可知也而墳塋之邱自古續葬者其上可以過船嗚呼此豈可不爲之計也哉

巴陵水利說

水利無過隄防固已而巴陵濱湖之地向無隄垸惟近新牆河處少有之亦無甚利害獨濱江與湖北連者宜完修之耳而山邨塘堰利害特著蓋水以田分有正水有上水

有祈水田一邨者始或屬之一家已而分之其未分之日雖不宜用水亦強均之及田分而田者以故事用水則不得以此歲旱往往殺人其以爭鬪鬪於里者日有之也余嘗患之思其善策惟於治塘之時按田列木碑之塘上存其圖策於閭歲舉一人司其啟閉辱水時聽其呼召指揮水在塘稍久足用而人不爭然僅可行之一家之私而不能徧無官令以濟之也欲得良宰官畱心民瘼者與爲之冬閒無事則浚塘而厚其隄貯水益多以此裨荒政息亂源豈非因民而利之道乎又山木宜蓄而無禁者不能也往聞父老言乾隆間渠爲童子時秋風起入山落葉塞路一日得數擔歸葉覆地厚尺許土肥而不流近則羣兒鉤取樹枝或盜砍小樹耳嗚呼豈非世變也夫近益開墾山地黃泥入田敗禾又隨流下填淤湖身爲害尤非人所覺

安得良宰而正告之

巴陵積貯說

積貯者人之大命也。而國家有南倉里之仁者，向聞有社穀，然皆無濟，何也？南倉掌之官，其穀久虛，或假糶發，以便開除及歲登，請糶則官持銀以入富室，而迫取之富者，不敢受銀，而以賂免，以是爲常矣。社穀可行一二十年，漸侵於司倉之手，莫問其出，惟族之有義田，義穀者，庶可久也。而苦不能徧巴陵鄉中，向有頭穀，頭穀者石息三斗，春夏貸而秋收，此兩利也。蓋貸時平價千錢，收時新穀七百此鄉斛斛二斗，還者計費錢九百一十，贏其本九十，收者獲息三斗，明歲則爲錢三百，歲有三分之一入，而無放息之難。與應官之稅及荒歲本息之出者，計一里中幾且十萬，貧不餓死，穀價高富者日益富，然質貸多用衣物被絮之屬。

始夏脫棉乃質秋則取之後來歲儉糶早貴冬寒人未還穀求先出質富者不肯而岳城中有典鋪三家新牆有二城陵一人貪日短而息少爭以好衣物付典而以蠶大者質穀以是穀衰浸以盡亡富者惟恃田租十裁有其放穀之二食緊則開倉立罄緩則以爲錢而貸之於是一縣之穀秋熟外流不禁春夏不可以荒矣近上官有勸積社穀者穀甚少而無起倉之費派掌之人憚後累余嘗以告於官欲請提補南倉而休養浸昌之日城中止容一典庫餘皆禁之並禁以穀爲錢者官常漠然不知所謂也嗚呼

酒禁議

酒禁自古也今於荒政尤要矣然酒以養老合歡成禮無之不可於是止許燒梁而不熬穀蓋長沙城中如是而他處不然近來講荒政者無不事此而行之輒多礙滋弊酒

卒不禁余觀一邨之中人戶不滿五百家槽坊殆以四五其蒸熬穀數不可詳也里人嗜飲者家不能多儲日夕往取之路過者鍾飲之大家則計日擔送又有自他挑來販賣者不知鄉之需酒何至是也余嘗思之禁燒穀止許燒梁固也而要在限置酒家如城中四家南門二西一東北一足矣新牆二城陵二鹿角一黃沙一楊林一潼溪梅溪閣鎮馮萬黃岸公田月田甘田茅田之屬隨宜置之其開張有帖非街市不得請帖惟家自釀糯者聽之以是爲常則荒政無事矣

巴陵風俗說

巴陵民風質實而尙氣湖地山場爭其族之公地而殺人常有之以賂免告官而破家者又常有之鄉知息一事而已不他求也官知避命案而已不暇詳也欲救此弊其惟

祠堂乎。近數十年族大者皆有祠，有祠規而不能免此。長老之無知與力不能也。余嘗謂莫如官爲申法，稍假其長老以權。凡有事，長老集祠下議曰：「當如是，則行否？」則已族之好爭者必羣。少年女子不良，死則率人立敗其壻家葬者，瑩邇其門則阻之，與人隙服毒草以誣之。長老聞而禁之，無事矣。往沔陽黃令君之爲巴陵也，與人家法有枷杖之屬，破格也。人得之稍懲，彼爲一時清土匪而然。然可用也。婚娶葬埋競華侈而亡禮意，欲乞定爲品式，婚不賀，寔不得過豐，喪不用樂，賻者聽。巴陵人儉而實，奢婚喪禮筵外多用肉爲包納之懷而去。君子恥之，今一概禁斷，則理得而事行矣。惟三年耐者，昨可也。

巴陵土產說

巴陵之產有名者，布初邑之山中多作小布，幅裁尺紅之

可巾且以張綵飾館柱青者以爲鞋帶長沙有巴陵小布
行以此其後二三都及冷鋪三港皆諸處產棉而一都人
工作布絕精勻謂之都布二三都謂之三都布男婦童穉
皆紡績布少麤而多吳客在長沙湘潭益陽者來鹿角市
之鹿角孫塢童橋皆有莊莊皆吳客蚤起收之飯而止歲
會錢可二十萬緡蓋巴陵之布盛矣其後布差僞而巧造
者有粉石米漿搗機碾石之事收者喜之高其價工益窳
布不耐穿著他鄉弗尙莊錢減吳客落孫塢無一莊而布
歸新牆客爲衡州長沙人矣初產棉號山花其絨鬆干錢
可卅斤後於湖北取檢子種之其絨緊易紡不及山花廿
斤干錢棉秋薄干錢減斤四之一又取檢子種手去其毛
種之則爲鐵子其絨又鬆買者欲之願減斤而如價蓋棉
上者斤三而一絨中三又六分之一而一下四而一布精

者正不盈五丈闊尺四寸重斤不盈三廳者幾四長闊稍
加後秋益荒蘇花至千錢斤十二蘇花出太倉後乃用洋
花錢千而斤者八矣此其極也茶巴陵故少種而君山舊
有名雍正間入貢歲十八斤而余少時見近里荷塘人賣
茶春三月清明過十日提小筐過門其茶尚青名曰鍋青
生葉過湯而焙成價斤百數十錢貴之常不買穀雨後侵
晨擔竹籠者與之價其人滿堂議定畢售一日率斤九十
二日減五三日又減五矣歲歲如此家飲陳茶新者炒而
收之爲引火氣有陳至二十年者以與人治火疾大效也
四都最多茶地稍遠價廉於荷塘人挑之來或自遣人去
蓋以四五十錢取其少廳者又老茶斤十餘錢則臨湘來
矣道光末江廣人販茶至洋名紅茶慮茶僞專取生葉高
其值人爭與市而質於本地者名黑茶乃取山中雜樹葉

爲之極有無一葉茶者。於是茶值三倍。往時苦難得。始有自種者。兵事起。岳陽設水卡。多榨茶鹽。鹽自川來。而茶出湖南也。城中買茶行。又有落地之抽茶。益昂矣。將來種茶者。必日多。惟望時事清平。稅盡除去。君山茶以名高。督兵船過。必取以饋。當路大人。斤至十二千。平價九千六百。縣官見僧多利。貢外添辦。至百餘斤。官價六百。僧不敢較。近兵事少。買茶希。僧不給本。必敗茶。由此言之。利害之相倚。伏盛衰之變。詎不然哉。

書院議

書院古之鄉州學也。今學生猶曰庠生。古之遺意。古之教者。州鄉大夫若鄉先生。而今禮聘賢士大夫去官者而爲之師。又無不同。惟今世道學不能自尊。主講者多請屬得之岳陽之爲書院。蓋古後於嶽麓城南不遠。故薦地也。薦

者上官列其缺於首府以待求前一歲以書至府縣府縣以關憑文紙書其束修之數少致見幣以往於求講之先生者如是而已余未嘗一干此往歲有以見迎者辭而免而吾弟伯喬去永綏學官十餘年家居不出戶不一見官長會院無師縣人士請於府禮而致之書院於是有真師矣而爲府者以昔之爲師者視之故未終席而去縣人士又邀之爲修志主人矣嘗深慨歎郡文學不逮前明而書院租奉大半去堂宇卑陋學舍至少而又處城中學生舉足涉闖闖莫勤於業士大夫賢者莫肯至而主教事古之學者爲已也不必避名也而又善能趨名其得爲爲已者如射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如孔孟之門其從者豈不皆有仕之心哉惟不愜於師不給於食則無何耳竊議若得改建書院於東門金鶚山下而多其租入歲延名師

課有常額而學士不增多人文不興未之有也時已有然
余言者不果爲今雖欲爲之未有其力也數十年之後當
有行之者乎余之議非私造也聞之先輩諸君子云

雜說三首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僞以
亂真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冀種以售故藥弗得良而
人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
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
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
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葷藥唯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
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嗟夫藥
不可得良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
教非與

余曩歸自都下。屣贏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贏弗豆，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好潭艱。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小阪，贏遽伏地，馭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贏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贏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阻，雨驟未澶，而贏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山中之市，遇雨急，市物未盡，錢遽歸途。遇趨市者，誚之曰：我方返，而子則往，何也？往者曰：子所欲得矣，而我方求之。且子何不少避休市，舍盡子之錢，畢市所欲得，而以雨行。又且溼子之物，乃以誚我乎？吳子聞之，曰：市得物而返，亦可矣。雖然，非雨且迫之，彼之錢則盡矣。或乃猶盼物市中，日暮而不去也。

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
中秋之月蚤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
竿絲持籃而往至平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
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
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
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
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
稍異掣之得鮒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
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
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見村人之田者
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
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指別塘求釣處逮暮

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漁寄說

漁寄者梓湖漁者之所嘗寄蹤於此也漁者不能爲漁獨
喜爲釣釣亦不常得魚而自號漁者釣亦漁之類也家近
同梓湖故以梓湖著地焉其釣抑不必於湖或溪或塘出
舍門里許輒止胡爲忽寄於此舊嘗入郡寓止仙亭而樂
之亭燬矣聞有新亭喜而復來也蓋漁者嘗讀書爲文章
舉進士不得且老矣棄其學官而退爲漁會時用兵有相
知大人者招令入軍中則謹謝曰吾力勝一弱竿豈能荷
長戟乎幸終爲漁足矣聞昔洞庭有老漁者中夜客舟呼
問買魚老漁答以詩哦而去今所傳八十滄浪一老翁之
辭也漁哉漁哉吾從子其許我哉

雜說一首

氣感而鳴不息者春之蛙秋之蟋蟀乎然蛙之鳴也聒蟋
蟀之鳴也悲鳥用是不息者爲耶彼其感者盛耳氣生聲

氣盛則聲烏自而息耶。吾於蛙蟋蟀見春與秋之氣盛也。夫春秋之氣盛而蛙蟋蟀且見之矣。而況乎鳳凰之鳴陽駿馬之嘶風也哉。